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製詩五集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詩五集卷二十七

古今體二十五首

丁未一

丁未元旦

五旬有二紀年始久敬益深勅念中喜爆聲聲鳴達曙
祥曦昡昡朗昇東春秋望八餘三載宵旰勤民勗一躬
盥漱辦香無別異虔虔惟是祝綏豐

元旦試筆

長律元朝率詠三

自甲子歲每元旦必有試筆詩而自乙亥以後率為長律二首於元旦為

三章三元應律迓禧覃始終將速成增懼政治敢云久所

諳昨歲賀正罷餘惕

去歲元旦以辰弗集罷行賀正禮

新春言吉兆欣

探甌窰亦識持者狹綏屢頻求不自慙

慈寧停賀週十載

層殿西瞻意不舒過隙白駒真迅爾如傷黎獻每廛予

古稀天子元孫兩

歲前又得一元孫女

丁未乾隆吉旦初欲去陳

言猶夏夏銀箋試筆又成書

詠和闐玉如意

不獨羸周尺量還今尺過

按通志武王八寸為尺蔡元定云周家十八寸皆為尺

以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為尋倍尋為常恭讀

祖量天尺論地之一度以周尺測驗得二百五十里而

無餘以今尺測驗得二百里無餘是周之一尺當今尺

八寸此如意以今尺量長一尺四寸餘當為周尺一尺

六寸製為如意器可當去聲答君歌受祿應思德書名祝

得禾指揮迓新社與物共春和

陸遠歲朝喜慶圖

比戶欣時泰登場幸歲豐團爐聚老輩燃爆鬧孩童盤

裏奴為木樽中友是紅古梅與瘦鶴同喜近東風

題和闐玉七佛鉢

帝青石鉢日休詩開元寺藏久然疑

蘇州開元寺佛鉢見皮日休詩序云

帝青石作丁丑南巡索觀則陶器而非帝青石蓋時代變遷焉知不出於寺僧作偽向屢有詩辨偽

因以

伽楠重肖刻佛號佛倡明鑄題

開元佛鉢雖非帝青石而形製古雅迴蹕後命

良工選伽楠香肖其製為之上刻七佛號并佛倡七佛

者第一毘婆尸佛第二尸棄佛第三毘舍浮佛第四拘

留孫佛第五拘那含牟尼佛第六迦葉佛第七釋迦牟

尼佛均一一錫題鉢上茲復以伽楠香不若玉之堅固

復刻此和闐玉鉢永為供奉云

無號為空稱號有有空於佛胥弗取乃

今並偈各註明此義與佛差別否復因木脆玉實堅固
堅一再琢和闐豈弗愈去斯愈遠七佛無語笑顰然

命加賑上年被災之淮安揚州二府所屬各州縣

詩以誌事

去歲清黃異漲逢

上年春間因前歲久旱清水甚微以致黃水倒灌朕以盈虛消長之理水勢必

有盛漲之虞屢經申戒加意防範嗣節次據李世傑李奉
翰書麟奏報六月下旬以後連日大雨如注清水黃水及
運中河之水同時並漲黃河北岸之李家莊湯家莊及清
河南岸之周家莊五孔橋各等處隄工均有浸溢淮揚下
河一帶民田不免被水淹浸因即降旨撫藩等親行馳勘
酌給口糧盡力撫綏不令失所一面趕集稽料分投籌辦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七

卷二十七

三

堵築並令大學士阿桂馳往會同河臣妥辦至十月望後始據奏各處漫缺分別先後辦理一律合龍完竣詳見昨年下河歎及誌事各詩

下民昏墊被災兇綏蠲銀米弗遲刻堵築堰

堤直到冬加賑視災輕重別

去歲淮揚各災地雖業經諭該督撫加意撫綏蠲賑第

念今春正賑已畢青黃不接民食未免拮据茲再加恩將淮安府屬之清河桃源安東三縣揚州府屬之高郵寶應

二州縣勘明十分災者加賑兩月又淮安府屬之山陽等五縣揚州府屬之江都等七州縣并直隸海州成災八九

分者加賑一月其餘淮安揚州二府屬之山陽等十一州縣直隸海州屬之沐陽一縣及江寧府屬之江寧等三縣

五七分災與勘不成災之各戶口均酌借籽種口糧以資耕作俾窮黎普霑渥澤用昭敷錫春祺之至意無遺

俾逮閭閻顯十行澤並新春發赤子安能起瘠容

命加賑安徽去歲被水十五州縣詩以誌事

安徽前歲旱災侵麥稔昨年稍慰心

安徽前歲被旱田禾歉收自五六月

間即預籌截留漕米備賑節次蠲賑計數十百萬民始不至失所上年四月據書麟奏三月下旬後雨暘應時

麥苗吐穗含苞可期一律豐稔糧價日減民情欣悅覽奏為之稍慰有詩誌事將謂民艱庶少

救而何夏潦又偏臨縣州十五災雖小

去歲上江各屬二麥有收秋禾

除被水一隅外通省約有八九分不等惟安慶鳳廬滁泗等府州屬十五州縣夏雨過多山水長發低田間有

被淹之處節經降旨分別賞給口糧妥速查辦以資接濟已午洊臻苦則深極次弗

論普加賑

此次安省災地雖一隅中之一隅但該省於乙巳丙午連歲洊饑深堪憫惻屢飭地方大

吏實力賑卹第念今春正賑已畢青黃不接之時民食維艱因再加恩將被災八九分之鳳陽懷遠等十五州縣無論極次貧民概行加賑一月其七分以下及勘不成災之區仍令地方官詳查或借給口糧或減價平糶務使愷澤均沾以副朕愛養元元之至意
痼瘼南望寄長吟

新正淑清院

新正行慶例開筵待備淑清憇息便清矣境貽百歲上淑哉春領四時先遠來近悅胥關政夕惕朝乾敢懈虔似此亦惟勤八度
自明歲乾隆五十三年至六十遂將
年凡八度新正即屆歸政之期致事豫耆年

素尚齋

古松幾百年詭石幾十步磈硳插壘間宛轉都成趣小齋棲窈窕俯仰得奇遇允矣愜所尚其尚曰惟素

韻古堂

西江來古器西苑創新模新亦成舊矣

此堂以辛巳年江西獲古鐘因

就淑清院別室額此名

歲常此日俱

每歲新春開燕率先憩此

瞠猶遜周夏慙

敢望唐虞自幼讀論語樂云鐘鼓乎

千尺雪二首

四處分圖奔一函

向於此西苑及避暑山莊盤山皆仿寒山為千尺雪復各寫盤山千尺雪

圖而命張宗蒼寫寒山董邦達寫西苑錢維城寫山莊各為一圖四卷合裝分貯四處

或恒或暫

事幽探

此西苑及避暑山莊者每歲無不經臨得句盤山間數歲或一至寒山則六度南巡事畢不擬

復去

若論假相合真相即景欣茲勝彼三

昨冬優雪頻霑為近歲所

未有即今尚積素盈尺

雪片雪珠不計層於斯計尺可相應似猶顧彼積素者

清響惟當讓我能

題雲繪樓

西苑好春初高樓液池曲岸傍置氷牀蹊側積時玉樓
近堪屨步幌騫聊騁目西山欲生雲甘雪庶其復冬霽
及臘雪信已稱優渥即景仍生希笑誰亶知足

寶月樓

樓楯枕黃城長安街俯呈萬年祝鞏固百室幸寧盈豈
不還淳願兼思同豫情塵哉惟保泰遑敢詡豐亨

澄懷堂

澄懷非我額

此堂之扁乃
皇祖御書也

千載煥

奎文每以緬

前切而知

訓後殷懷澄出治本政脞始心紛絜矩慎乎德寧徒玩
景云

正月二日紫光閣小宴外藩得句

紫光高閣答陽敞翼旦開筵慶歲華酒醴笙歌彬有禮
衣冠進退肅無譁聯茵廣廈期悠久將幣承筐逮遐遐
新襲藩王馳弟覲

新韻哈薩克王汗和卓遣其弟阿哈
岱來京朝覲因令隨年班藩部等一

體入
宴 外臣恭順是予嘉

新正重華宮

青宮花甲歲週諳

雍正丁未予年十七始居重華宮至今歲丁未正六十年襲慶何

非

帝澤覃十一世茲親見七

甲辰得元孫載錫因命查太祖長子褚英支派下於

載字輩下又得一輩因賜名奉福奉壽為十一世而予逮事 皇祖 皇考下見皇子皇孫皇曾孫皇元

孫是親見七世矣仰蒙 天

八旬壽逮近餘三年予今

十有七閱三年即為八旬正壽夙願乾隆六十年歸政則為八旬有六矣茲尚孜孜自勵不敢少懈敬勤耳

聯茵東辟開文讌
迓祉初正賦雅談
舊什新題遍楣枳
不逾一敬祝農蠶

重華宮茶宴以

開國方略集成為題聯句并成二什

東辟新正例屬吟
紫光宴返集儒簪
書成

開國懷

前永蹟示承家戒
後深不忍觀尤不忍
泯

畧告成
開國方
敬序

簡端以
勤政治祈

創業艱難有不忍觀者然而念
天永命慎守神器觀是書益知虔恭寅

畏此方略所以勉惟繼在勉惟欽奈何弗敬召公

訓亦曰乾惕

照臨

守成開創昔評量

昔為創業守成難易說謂守成實難必有以光前烈啟後圖是創業者未

竟之難即守成者分內之難也如明之季年惟失守成之道我祖宗乃得肇基東土統一寰區敬繹

方畧所載失守乃爭創業強正勝劉家及朱氏

勲齊涿鹿與昆陽撫茲累洽思

誰致惕彼

難諶敢不覆歸政近我餘八載慎終凜凜更皇皇

開國方畧書成聯句

有序

維

天維

祖

宗集

景命於悠久曰風曰雅頌美

盛德之形容萬年發金匱之函事既闡姚典如謨以上

三統貞玉衡之孟歌以紀周縣商飢之初

天造經綸世貽方策粵自白山王氣朱果靈源稽首以
迓周王河干柳坐覆翼而開后稷荒野鵲棲洎鴻
基倣建於興京迺駿烈滋恢於

四祖曰有

聖人出

高廟勃興既付中國民

文皇紹起武成之書肇王迹遺甲壹戎春秋之義大復

讐告

天七恨造攻自呼倫之四部擴宇徠蒙古之諸藩瑩光
熄

日月之臨龍戰鼓風雷之氣殲劉馘杜古有昆陽涿鹿
而三克藩遷遼先取鐵嶺開原之二江華島之纓
俄繫林丹汗之壘自歸過松杏寧錦之墟破陳而
勢同捲簾下燕晉魯齊之壘入關而敵若積牆當

武功

文德之交修更

創制顯庸之盡善久鞏奠甌之業遂貽

定鼎之謀本相鈞為鄰敵之邦且代雪其君父之恥匪

亭長寺僧之越分殊義旗袖詔之矯誣蓋溯自三

代以來獨得大一統之正宅中圖大欽

祖

考之宣重光創業守成兼

謨烈以域四海肆予纘

緒曰篤紹庭越二萬里而闢疆

昔以申未竟之

志待六十年而歸政今豈有暫弛之肩實賴

啟後人以丕顯丕承敢懈台小子之勉繼勉述每當晨

觀

寶錄躬詣陪都見以羹牆瞻惟

弓劍曷寫油然之慕頻驚盡若之心勒功則書事五千

言練都而作賦一萬字戰圖補詠全韻分題備揚

屹於

垂鴻用宣昭於

詒燕登史宥而尊藏莫覩勅館局以編輯維虔昉俄朶
里之祥開際甲申秋而勲集臚六十二載

開國承家之略成三十二卷編年系月之書則有登屋
柱弓束繩曳騎暑中斷甲雪裏拂朔馬二白以長
嘶橋層冰而徑渡寅惟櫛風沐雨念

祖成勞申之握錄膺圖總

天篤眷心乎愛矣毋忘致

王業之艱難

命不易哉長思履帝位而中正謹齊心而製序肅額手

以聯吟或載筆舊叨效繪摹於

天日或捧函新仰識

締構之風雲三十部韻取當陽廿八巡詩原通史述室

邵宇岐之始慶更遠於文武成康揚作山陳夏之

聲頌逾盛乎酌桓般賚

製御

開國勤勞弗敢忘爰成方略識青緗

乾隆三十九年予念祖宗功德

熾盛開創艱難所以克承天眷者雖事具實錄而尊藏史成莫由仰觀乃命輯

俾子孫臣庶咸仰越十三年告成謹製序刊布荷

天休命示萬禩

述

祖鴻勳括八荒被律

中聲賡乃載

臣奉命編摩既成復叨賡詠

冠編

上世發其祥

以

開國方畧三十二卷
發祥世紀為卷首
白山五嶽靈

攸仰

長白山高二百餘里輒亘千餘里為扶輿靈

為開運山南至旅順口而龍脊時伏時見於海中
陸起行八百餘里結為泰山為五嶽首見

康熙幾暇格物
編臣阿桂

黑水三江澤孔長

鴨綠混同愛濤
三江皆出長白

山鴨綠自山南西北流入遼東之南海混源自闡門
同自山北流入北海愛濤東流入東海

潭以下

長白山上有闡門潭
八十里為三江之源

池聞布庫哩之旁

山之東有布庫哩下有池曰
布勒湖哩天女所浴之地

果吞神女嫫歌武相傳

有天女曰佛庫倫浴於池有神鵲銜朱果置衣天
女舍口中忽入腹遂有身尋產一男生而能言體

貌奇異及長母告以故
遂凌空去臣嵇璜柳坐天男禹捨杭天男乘

流至河步登岸折柳為坐具其地三姓爭雄長有
取水者見而異之歸以語人衆往觀皆以為異詰

所由來曰我天女所生天男以
定汝等之亂遂交手為拜迎歸
貝勒衆尊辰北面

三姓議尊為貝勒其亂乃定遂
居俄朵里城是為開基之始

曼珠帝出震東方滿洲清字作滿珠國家肇基於東

師利大皇帝蓋曼
珠音近滿珠也
遯荒鵲集赤烏屋數世後有不

人叛戕宗族有幼子遁於荒野國人追之會有神
鵲止其首追者遙望疑為枯木而返乃得免自後

德鵲誠勿加害
云臣和坤橫甸龍蟠白水鄉
皇帝生有智略肇祖原

以恢復為志
祖讐既得遂居
百雉衛環聯
赫圖阿拉漢語橫甸也是為
興京

象緯

德世庫景祖翼皇帝承先業居赫圖阿拉兄
居和洛噶善弟寶朗阿居尼瑪蘭實實九牛力屈
居章嘉五城環衛並稱寧古塔貝勒

掃欖槍時近部有碩色納者九子俱強悍有嘉呼
者七子多力能披重鎧連躍九牛二族恃

強侵陵

景祖盡
征滅之由此並強盛

新命
舊邦

世觀德

自

肇祖三傳為
顯祖至

太祖凡七世

臣景福

康安

御製望氣占雲

聖兆昌

先是望氣者言滿洲將有聖人出戡定衆亂統一諸國而履帝位蓋太祖篤生之瑞應

甲以十三初國祚

遺甲十三太祖初續緒時止有顯祖副討叛撫降遂開帝業

武維燕翼繼

文光

幼稟睿知聖德咸備為

神武定策太祖器重嗣服以後

創制顯庸益
錄同文之盛
值明運否稱

尊號

尊號建元太祖以丙辰年俯順諸貝勒大臣恭上
天命時為明神宗四十四年稅奄四出

邊臣召禍政治日弛我
應運而興實為
天與人歸
太祖

建國符呈獲璽章

等收服察哈爾全部獲歷代傳國玉

璽明年四月
請以符瑞炳著

俞諸貝勒大臣及諸外藩等
建國號曰大清改元崇德

聰睿英明裕全德

人初尊為太祖儀度威重英勇蓋世國
聰睿貝勒至天命

元年諸貝勒大臣以
上尊號曰

覆育列國英明皇帝
帝業已成集議恭

寬溫仁聖舉宏綱

尊號曰太宗崇德元年羣臣恭上
寬溫仁聖皇帝

智遵時養卅三久

稱帝閱三十三年大勲始集
太祖自癸未年起兵至丙辰
臣劉

壩

勇奮身先八百當

八百陣界太祖率步騎征哲陳部敵兵
太祖藩之渾河抵南山

太祖執纛先進率弟穆爾哈齊及近侍延布祿烏凌阿擊敵奔潰是役以四人而敗敵八百

神勇蓋降者有天助

深慈加惠恤

我朝開國於諸部及蒙古部落尼堪無

恩收養以故懷德歸仁

叛人

大度予包藏

潛出伺之以刀背擊賊仆近侍洛翰請救

之太祖伴詢曰爾非盜牛來耶縱之去又

一夕將寢心動夜甲起視射賊貫足亦捷而釋之

近侍問故曰殺之適足啟釁我何肯以殺

人為他人藉口耶蓋御物深沉大度類如

此好聲崇惡棄

言真大

太祖嘗諭羣臣曰語云念人之惡崇嗜朝而作式好無尤歷世難求臣曹文填

殺好

去聲

生名孰臧

擒

烏拉貝勒

太祖諭曰語云生人

之名勝於殺人與人之名勝於取人乃解其縛贍養之

解甲未能惟斷扣

敗

陳部時

及解甲以手斷扣少休復胄而戰遂大克之

太祖擊却敵衆熱甚却胄不

挂弓

不覺正捫創

甲申歲

乘屋射城中敵有洛科者射

太祖親征翁鄂洛城

太祖中肩血注以一手捫創一手挂弓而下衆競

前扶掖

太祖恐為敵窺

諭止之

三牌飛石十步隱

甲申夏四月征瑪爾墩寨寨居

寨木石齊下牌不能蔽

太祖立寨下十餘

步隱身斷木發矢中寨主破面貫耳復踣四人圍

絕汲道遂大破
臣德保

五矢攢花徑寸量

棟鄂部人紐翁錦善射

太祖指百步外柳
中三上下相錯

命之射紐翁錦發五矢太祖發五矢皆中所集僅

五寸許鑿落塊
木而五矢始出

城樹梯升仇族遁

覺爾察諸城族人忌

祖英武謀加害夜至城欲登
甲持弓矢以待賊已樹梯攀上見

太祖覺之披太祖至

皆遁

刃先鞭及敵師僵

乙酉年征界藩有納申者突入我陣太祖單

騎還擊納申刃已先及斷
執鞭太祖揮刀斷其臂敵衆乃却

太祖所致茲

首出良非易

臣彭瑞

製讀此心驚忍不覺

我

冒鋒刃

太祖創業之始每

實錄動心永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詩五集卷二十七

六

念不徒自勵並欲以祖宗哈達背盟城遂克

哈達葉赫烏拉輝發四國皆與我滿洲接壤歲癸巳哈

達貝勒蒙格布祿糾三國之師來侵滿洲接壤歲癸巳哈

敗之蒙格布祿窮蹙乞盟後與葉赫構兵乞援太

祖命費兵東噶蓋率兵駐其地蒙格布祿復感葉赫之

誘其城生擒太祖統兵征之克納林修怨部隨亡納林布祿

恃其強求我額勒敏札庫穆二地太祖怒責之葉

赫乃合四國兵來犯我兵迎擊納林布祿奔潰悔罪乞

盟復背約與明通好太祖親統兵往征盡克其所

屬屯寨明出兵助之太祖既破明兵進克其城葉

赫遂烏拉平決戰收全域烏拉初黨葉赫太祖陣

滅遂烏拉平決戰收全域烏拉初黨葉赫太祖陣

悔罪求和釋之既而烏拉背盟癸丑年正月太祖

復親征諸貝勒大臣皆忿怒踴躍太祖遂決策太祖

復親征諸貝勒大臣皆忿怒踴躍太祖遂決策太祖

復親征諸貝勒大臣皆忿怒踴躍太祖遂決策太祖

戰乘勢奪門登城布占泰僅以身免
我軍盡收撫其所屬城邑乃班師

輝發占星聞廣疆

輝發貝勒拜音達哩以族人多
叛附葉赫拜音達哩懼遣質乞

援既而負約太祖率兵克其城誅拜音達
哩盡降其衆先是丁未年彗出西方旋復見東方
指輝發國八夜方滅至是始驗四部初平征載葛諸侯無敵

帝尊黃哲陳棟鄂繫其頸

哲陳棟鄂二部本為我滿洲
國部落後爭為雄長

太祖親征哲陳寨擒其主阿爾泰斬之其棟鄂部
長之子額勒吉為賊所殺疑寧古塔諸貝勒誑之
遂引兵侵掠寧古塔所屬東南二路
太祖因率兵五百攻克其城臣福長安窩集

完顏斧厥吭

東海窩集部向附烏拉
招之降弗從乃

命額亦都率

兵擊取之收萬餘人戊子年
太祖親征完
顏部夜至東星阿地天墮大星如斗衆馬皆驚

進攻其城克之為克敵之象遂
蟻篚入時江帖浪環
境諸國漸次削平境內所產東珠貂參諸珍物足

備服用明亦遣使通好互易國勢日盛
太祖乃遣兵招撫長白山之
鴨綠江路遂盡收其衆

冰橋渡處海收滄
元天命
七月連部駐兵黑龍江南岸江水常以九月始冰茲獨

距我營二里許結冰如橋遂引兵渡取其十一寨
兵還前冰已解而西偏復結冰一道以渡我師

關逢之歲初函表
老薩於甲午歲各遣使來通好

自是蒙古諸部長通
蒙古諸藩久括囊
落至今尺

使不紀
臣王杰

地一民皆入版圖當太祖開基之初科爾

沁喀爾喀二部始來通好嗣後札魯特烏魯特巴

林教漢奈曼阿拉克綽特多羅特喀喇沁土默特

阿喀伊蘇特喀喇齊哩克諸部誅叛撫順以次歸

降蓋久在我察哈爾何驕蠢蠢察哈爾遣使致

朝撫御之中矣太祖報書責之而斬其使林丹汗

稱為四十萬蒙古之主並求朋廣寧為收林丹汗

賦之地太祖報書責之而斬其使林丹汗

竟走倭倭蒙古諸部落漸次歸順惟察哈爾林丹

汗尚觀望侵擾諸蒙古命貝勒多爾袞駐

聽八年集諸蒙古部長會兵討之

營歸化城察哈爾遁去乃命貝勒多爾袞

等為帥往收林丹汗之子其島丹難恃

子額哲率眾迎降全部收服

於明使臣至禮節又倨太宗乃致書聲

書聲罪朝鮮自天聰九年既降之後貢使不絕後復貳

欽定四庫全書

罪是自取覆亡并以爾國所恃惟島與舟若不修德義

人等遣之妻子先俘服赦狂崇德元年冬

命統大軍征之李倬遁往南漢山城瑪福塔等追

圍之其妻子遁江華島多爾袞攻克之俘其妃一

王子二及羣臣家口甚衆李倬詣軍前降上明國

所給勅印太宗乃赦李倬及妻子歸國而

留其長子涅次子頌勒三田廩踵頂朝鮮國王李

湟為質乃班師頌勒三田廩踵頂倬感歸其妻

子復其國土樹碑三田渡頌凱迎廿里載壺漿征

鮮凱旋經其境內涑州諸處各官咸率軍民跪送

道旁獻牛隻米糧以供軍食太宗嘉納之

還至盛京諸王大臣迎至二十里外患紆日本

太宗以朝鮮所獻分給士卒

更

新德

朝鮮於明萬曆時被倭難明遣兵救之明四路出兵來犯朝鮮都元帥姜功烈亦率兵助之兵敗來

降及

太祖作書諭之諒其報恩而來不加深譴及太宗征破其國赦罪復封朝鮮於是

威感不侵不畔之恩戴德永為

御製
釁起尼堪亟舊防初圖倫城有尼堪外蘭陰搆明兵

兵攻圖倫城尼堪外蘭遁去欲奔明明恨告七條師出

不能納我兵追至鄂勒琿城遂斬之
正
天命三年正月月中有黃氣貫長約三丈
諭諸貝勒大臣曰天意如此今歲必征明矣乃

率步騎二萬督行鳴鼓奏樂謁
天並
申嚴軍律示眾以不得已舉兵征明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詩五集
卷二十七

十九

故兵分四路敵稱強

我征明兵既克清河口明帝欲逞志於我今遼東經畧楊鎬集兵潘

陽分四路來攻左翼中路以總兵杜松王宣趙夢麟廣

寧道張銓督兵六萬由渾河口出撫順關右翼中路以

總兵李如柏副將賀世賢遼陽道閻鳴泰督兵六萬由

清河出鴉鵲關左翼北路以總兵馬林副將麻巖開原

道潘宗顏督兵四萬由開原合葉赫兵出三岔口右翼

南路以總兵劉綎海蓋道康應乾督兵四萬合朝鮮兵

出寬甸口期並趨我都

少能勝衆薩爾

許明杜松等已

城號稱兵四十七萬

路偵卒又以劉綎

兵出棟鄂路來告太祖諭貝勒

等曰我南路駐防之兵有五百可以拒敵明使我先知

南路有兵者誘我也其由撫順來者必重兵破此則他

路兵不足憂乃親統大兵出城大貝勒代善與

四貝勒及大臣額亦都等督兵先赴界藩列陣以待

明杜松結營薩爾許山而自引兵約二萬人圍我築城

兵役於吉林崖我兵役銜下擊之斬百人諸貝勒以吉
林崖兵役僅四百人議增千人往助俾馳下衝擊而以
右翼四旗兵夾攻之其薩爾湖山明兵則以左翼四旗
兵當之太祖是其言令分左翼四旗之二與右翼
合先攻薩爾湖山破其營壘而所遣助吉林崖之兵自
山馳下右翼二旗兵渡河直前夾擊橫縱馳突無不以
一當百遂大破其衆明杜松王宣趙夢麟皆沒於陣士
卒死者蔽渾河而下如流漸又擊破明左翼北路馬林
兵於尚間崖斐芬
山馬林僅以身免

下必乘高達哩岡

明劉綎率精銳二萬出寬甸先遣萬人前探將趨登阿布達哩

岡
十人超出衆軍前自山馳下奮擊後軍隨之大貝勒又率左翼兵自山之西夾攻明兵大潰劉綎戰死朝鮮都元帥姜功烈執送明兵之匿其營者詣

我軍降明經畧楊鎬聞三路兵敗急檄李如柏回
兵自呼蘭路適歸是役也明以二十萬衆號四十

萬并力來戰我太祖威武奮揚以少擊衆
無不摧破所謂得天者全昌固有默相而

助順者已撫順既收後旅順先是天命三年
祖決意征明大軍分隊趨太

撫順邊明遊擊李永芳出降遂毀其城至天命十
年明兵萬人航海至旅順口葺城駐守太

祖命三貝勒莽古爾泰攻之
盡殲明兵並毀其城而還
瀋陽遂克繼遼陽
明總

兵賀世賢尤世功等以兵七萬守瀋陽城
太祖定議征之水陸並進營於城東明兵於城外

深掘壕塹以拒我軍繞城掩擊明兵七萬皆潰陣
斬賀世賢尤世功等拔瀋陽城遂乘勝進攻遼陽

明兵決河環城守禦甚嚴我兵至遼陽城東南渡
河明總兵李懷信等出城結陣太祖命左

右翼夾攻明兵大潰入城我兵奪其壕上之橋樹
梯登城城內明兵列炬拒戰我兵畢登明經畧袁
應泰在城樓督戰見城破自焚道將戰沒甚衆生
擒其御史張銓官民皆雞髮歸順遼陽既下屬城
大小七十
餘俱降
清河河潰魚遊釜
天命三年
祖統師圍明清河城太

我軍奮勇梯城
臣紀昀
鐵嶺嶺推城復隍
明鐵嶺衛城在
拔之

里我軍既破開原斬馬林進圍鐵嶺毀牌
哭入陣斬其遊擊喻成名等盡戮其衆
樓

御開原緣堞蟻
大兵破開原時攻城之兵雲梯未布皆
超越而入

兵三日
乃還
郭填懿路失林麋
懿路城在瀋陽城西北
先是

征明由此路進其居民盡棄城走時明瀋陽總兵
賀世賢等方引兵出瀋陽城二十里偵卒以告

太祖令擁居民奔回俾塞其門而
自引兵迎擊賀世賢等見我兵至乃退

廣寧

民逐熊王竄

天命七年大兵征明渡遼河明廣寧城總兵劉渠等乘我軍未成列急戰

我兵飛馳突入斬殺無算劉渠等全軍盡殲廣寧巡撫王化貞棄城入山海關大軍離城三里許城

中紳民焚香鼓樂迎謁入城駐軍十日進逼山海關明經畧熊廷弼與王化貞等盡焚沿途村堡而

遁

奉集兵殲朱李忙

潘陽城東南奉集堡為明總兵李秉誠駐兵處

謝塘

天命六年

太祖統

兵分八路進征秉誠出城拒敵我左翼四旗兩路馳擊即敗遁入城時明

副將朱萬良駐兵黃山見我兵勢盛亦拔營遁

三婦人登轅轂薺薺

明兵夜

州城南之官屯寨將踰牆有青嘉弩納岱邁圖三
人之妻倚車轅於牆為梯登之持利刃奮擊明兵

驚墜二州將捷礮礮礮海州屬張屯寨漢人謀叛而逸

與戰敵敗走海州守將齋薩武潛約明兵三百來便寨兵

爾坤聞礮聲追之斬百七十人覺華島覺舟焚糗

大兵圍明寧遠城袁崇煥與滿桂固守不即下時明山海關以外兵所需糧草俱由舟運積海中覺

華島其船二千餘及糧千餘堆臣金士松歸化城歸

路毀牆天聰六年察哈爾林丹汗侵掠阿魯部

命貝勒濟爾哈朗等率右翼兵征歸化城河一帶遂移師征明從邊牆隘口入俘獲甚衆明

宣府巡撫總兵納貢毛帥蟲沙種已淨先是明總求和因與盟而還兵毛文龍援皮島欲以牽制我兵明君臣信之陞為大都督欲與我國通好太宗遣官科廓率從者四

人往文龍執送燕京寧遠巡撫袁崇煥以文龍私
通我國殺之其族衆尚踞鐵山
太宗命諸

將搜勦諸海

凌河風雨氣彌張

天聰五年九月

島盡殲焉

太宗親破明

兵於大凌河時有黑雲起風從西來敵乘風縱火
將逼我軍天忽雨反風焚敵兵遂大捷十月大凌

河城

錦松匝月連牽組

崇德七年二月肅親王豪格等奏克松山城生擒明

降

總督洪承疇巡撫邱民仰總兵王廷臣曹變蛟祖
大樂以下三月克錦州明總兵祖大壽降
臣董

誥

御製塔杏經旬再耀鉞

崇德七年四月辛亥鄭親王濟爾哈朗等克塔山城甲子攻杏山城

毀城垣衆官開門
降相距纔十三日

兩次入關張撻伐

天聰九年
太宗命貝勒多

爾衮等自大同宣府進兵征明入平魯衛遣崇德三年復命睿親王多爾衮貝勒岳託統左右翼軍征明

右翼從明密雲縣東北牆子嶺進左翼從青山關進分路入關六師扈

蹕總鷹揚憑凌水陸躡齊晉

左翼睿親王入自青山關至涿州分兵八道一沿運

河一沿山其中六道行山水間長驅並進蹂躪明燕京迤西千里內六府俱偏復至臨清州渡運河破山東濟南府還自天津衛右翼貝勒杜度從燕京分兵至山西界復趨山東濟南共攻克府城九

超越燕雲劇岱梁

崇德七年貝勒阿巴泰率師征明由黃崖口入破薊州岳趙燕

京趨河間至兗州分兵南至海州凡克府三州十八縣六十七克在謀馬憑

廟算直為壯也賴

穹蒼索田世業奸難奪

明總兵張承厯每侵我疆土立碑為界遣索我柴河三岔撫安

三路之田

力侵奪必有天譴

太祖諭以公正存心

臣違據

難棄特智

盟言守未妨

明沿邊民每歲越境竊我獲礦太祖命尼爾漢執殺五十餘人明

巡撫李維翰來詢

邊之人見而不殺殃及不殺之人何不顧前盟而

太祖曰昔據詞云若越

強為地利征行逕且近

定都瀋陽時

詞耶

渡遼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鮮可由清河路進皆得地利故不煩建策演成遂

定萬年民心收拾厚為償

夫役給牛及食鹽

太祖每築城計

諭羣臣版築甚勞毋吝惜財物蓋是時役非土著厚給使還所以教澤阜民俾之心歸樂土也

褒功酬襲衣卮酒

克取遼東時大宴羣臣
明帝不知足侵奪我國故喪師失土
諭曰

朕仰承

力賜衣一襲酒一卮豈足酬功哉
天春得至斯者亦賴爾諸臣之
臣阿肅

戒怯徵揮扇納涼

諭諸將勤恤軍士引宋將揮扇納涼
太宗於出師征明時

事為
誠
理諭尊人而卑已

定講和書式謂揆以義酌
太宗與表崇煥書

以理深斥明
人輕慢之罪

敵嗤君闇復臣煬

明
閣
天
啟
朝
最
為
庸
太祖諭

諸貝勒曰觀古今載籍國雖大而氣數將終則君
臣庸闇紀綱倒置以至滅亡今明災異疊見其君

臣不務修省終必致
矣
覲國幾先所以為

天之罰
聖哲也
縱擒大壽輸

心貳

祖大壽於大凌河破時來降
歸錦州大壽中變復困守有年錦州既下大
太宗遣

壽乃終降

臣胡高望

恩禮張春勵節香

太宗破大凌河生擒明監軍
道張春見上不屈賜

以珍饌班師

聖人舉動所以勵臣節而立人倫也
賜宴命坐諸降將蕭

伯芝欺幾早燭

明遣備禦蕭伯芝來偽稱大臣乘
八人與語多不遜太祖曰

虛言恐喝何以禮為
不視其書遣之還

袁崇煥間策尤良

宗國明北太

京明寧遠巡撫袁崇煥入援

上授密計於

高鴻中等令守所獲明楊太監故作耳語云今日

撤兵乃上計頃單騎向敵有二人來見意

袁巡撫有密約此事可立就矣楊太監佯卧竊聽

縱之還告明崇禎
帝疑崇煥殺之

雖獮匿穴獵終捕

圓錦州明總
太宗

兵趙率教閉門不出立城上言曰勝敗豈有常聽
天而已

我惟上天所命是以瀋陽遼東撫寧俱屬

於我爾果勇猛何不出戰乃如野獲匿穴狂嗥自

得不知獵人鍬鑕一加如

探囊中物耳

臣吉夢熊

御製如樹披枝根自傷

漢軍大臣佟圖賚等請因天時順
人事直取明北京

太宗諭曰

取北京如伐大樹先從旁斫削則大樹自仆今明精
兵已盡我兵力日強四圍縱畧嗣後北京可得矣

至都京戢勿取

天聰三年

親統大兵征明入洪山口克遵化

城遂由薊州進征燕京

東率諸貝勒環閱燕京城移駐南海子進軍距關廟二

里諸貝勒屢請攻城

攻城必克但所慮者倘失我一二良將即得百城亦不

足喜還
止弗攻

和傳內省使猶將

我軍先克明良鄉國安房山等處復擊敗明兵於永定門

南

命巴克什達海愛巴禮齋書與

由來攘外先安

明議和

大軍遂向永平由山海關班師

內

一命京城門凡八東曰內治西曰外攘即

咸仰

功昭與

德彰

德右關門曰武功
盛京左關門曰文

親制

國書音合字

滿洲初無字
爾德尼噶蓋以蒙古字合我國語音增

太祖命巴克什額

圈點成文
裁定國書頒布

定分旗色正無鑲

先是我國出
兵校獵各隨

族黨屯寨而行每人各出一矢十矢領以一長稱
為牛乘辛丑年以徠服人衆編三百人為一牛乘
其長稱牛乘額真乙卯年設甲刺額真轄五牛乘
又設固山額真轄五甲刺左右設兩梅勒額真初
設黃白紅藍四旗後參
用其色鑲之共為八旗

官儀澄叙鳥龍紀

天命十
一年設

八旗大臣天聰三年定文館職司五年設六部六
年定城守官三年考察之例八年定八旗職官名
十年更定內三院崇德元年定內院官制設都察
院二年設八旗議政大臣三年設理藩院定部院
制八年設禮部蒙古
理事官臣葉觀國

軍令申嚴貔虎行

祖乙卯年
太宗

定八旗軍制
於外藩八月定行軍賞罰例

太宗天聰三年三月定軍令
五年定出征軍制崇

德八年門木納言鞞設如天命五年六月設納言之木於門外天聰五年

令貝勒大臣盡言直諫樓竿慎獄網開湯天命二年令詳慎訟獄天聰九年禁

徇私枉斷崇興賢勸學文成化年令羣臣舉賢才

五年令貝勒大臣子弟就學三年授舉肅人主員官階優免丁役臣王懿簡

廟班朝禮大方天聰六年行新定朝儀崇德元年行

申明禁令八年定內外相見禮孚惠

前規調帑粟天聰元年發帑賑饑二年發帑資民嫁娶崇德二年諭貸粟貧民六年以歲

缺諭劬農

行備荒事例

家法重耕桑

太祖甲寅年令國人屯田曠土
太宗天聰九年禁濫役妨農崇德元

年禁屯積米穀令及時耕種

二年令各屯堡及時勸農

勗勤虞亮戒叢脞

天命八年
勗諸貝勒母習逸樂崇德

二年

諭諸王貝勒勤修政事
臣莽元銘

教儉幽居臻阜康

太祖嘗出獵雪初霽恐革上
浮雪沾濡擷衣而行侍衛等私語曰

上何所不有而惜一衣耶

太祖聞

之笑曰吾豈無衣而惜之吾常以衣賜汝等與其

被雪沾濡何如鮮潔為愈躬

行節儉汝等正當效法耳

同我太平效犬馬際

伊季世沸蜩蟬取殘張伐師迎旆

順治元年四月

命睿親

王統大軍定中原值流賊李自成破明北京吳三桂致書乞師除暴王遂整旅入關臣鄭際唐

御製後舞前歌曲振綱睿親王擊敗賊將唐通於一片石入山海關李自成率馬步二十餘

萬列陣以待是日大風迂作沙塵蔽天王令軍士呼噪者三風遂止奮擊大敗賊衆追殺至四十里自成遁走

王直趨燕京以捷書馳奏謹備鑾輿迎

聖主肅清宮禁賴賢王

李自成既西竄睿親王至燕京故明文武官出迎五里外王進

朝陽門老幼焚香跪迎衆以明鹵簿御輦陳皇城外啟

王乘輦王國辭乃以王儀仗前列乘輦入武英殿故明

衆官皆拜賀王定議都燕即具疏得天下正古無匹自

恭迎世祖駕至燕京定鼎得天下正古無匹古

得天下者如唐宋皆前朝大臣躬行篡奪漢明雖以兵取而漢為亭長明亦元民皆干犯名分未有如我朝興

明隣國興師本以復仇入關且為破賊明已失
之天下我朝得之賊手光明正大亘古無倫

作

世德求慶未央

三聖重光兼守創

一人繼序更恢皇

仰瞻

寶篋虔晨風

實錄 皇上每日夙興恭讀
周而復始者數十年

臣 嚴福 列聖

肆謁

珠邱惕露霜

年四次恭
皇上於癸甲戌戌戌癸卯
詣盛京展謁國俗

訓鑄文噩噩

崇德元年
貝勒大臣等
太宗御翔鳳樓集諸王
命內弘文院大臣讀

金世宗本紀

論以金世宗奮圖法祖勤求

治理衣冠言語悉遵舊制時時練習騎射垂訓至

切後世漸至懈廢忘其騎射以致傾危又諄諄以

改滿洲衣冠效漢人服飾忘舊制廢騎射為戒垂

示萬世子孫至為明切乾隆十七年皇上恭

讀實錄敬述訓諭立卧碑於箭亭

俾子孫臣庶皆遵聽

毋忘以綿億載丕緒

戰圖

詠繪陣堂堂

乾清宮敬貯
乃盛京時舊本
太祖實錄戰圖八冊
皇上以尊藏之帙

子孫不能盡見因於辛丑春
命依式重摹二本
以一
本貯上書房一本恭送
盛京敬藏並

御製敬
題詩什
伐碑其地

勲桓烈
事一篇癸卯歲
御製
太祖己未年薩爾滸之戰書
命錫立清漢字碑於其地

以誌
勲
臣戴心亨
鴈

作賦于京義炳烺
祖功
御製盛京賦萬言述
傅皇道為萬古第一大文

樂府標新諧律呂
數陳
御製新樂府五十章
顯承之義

詩編排韻首宮商
御製全韻詩以上下平聲三十
部首詠我朝
祖宗

盛德
大業
振車旦鉞仍封號
乾隆戊戌
特旨以定
鼎初睿親王之功最大身

後受謗為之昭雪復其王爵仍世龍岡替又開國
功王中如禮鄭豫肅諸親王及克勤郡王後經改
封者皆仍還原封之號以彰勲伐且令其
後人觀名思義念祖抒忠臣程昌期武穆文

昭表贊襄

乾隆二十九年上特論開國時有
軍功之王公等哀舉事蹟纂為宗室王

公勛績
表傳

錄本

內廷鋪景鑠

編纂方略皆本於開國
實錄益崇德元年所輯文直事核足資

垂信

恭錄舊藏

開國實錄係以滿洲蒙古漢字三體
盛京翔鳳樓後貯內庫皇上

命於頤和殿之後建敬典閣移奉太祖以
下歷朝實錄永世尊藏茲方畧成錄一分

亦貯
此閣
書參勝國証精詳
明臣紀載我朝事蹟如

命館臣擇其書中有可採可闕者節取辦
證附識
方畧各卷之末以徵信實
恭吟

臣庶起而舞

臣奏
承案

御製
聰聰子孫慎勿蕘仁

聖祖仁勤民務憲

皇考憲飭官常古稀所懼半百里猶日孜孜敬不遑

命緩徵安徽廬州鳳陽潁州等府十六州縣舊欠

詩以誌事

各省昨秋被災鮮加恩旨少沐

恩綢

昨歲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甘湖廣江西江蘇安徽各省據督撫等奏報秋收均在八九分以上內

惟江蘇之清河安東等縣安徽之鳳廬等州縣被水成災不過一隅中之一隅於通省全局無妨是以今歲新

正加賑恩旨僅止江蘇安徽二省此實

上天恩貺俾民氣較前蘇息也

新正合再綵綸

沛安欽重廩十六州

昨已降旨加賑安徽懷遠等偏災十五州縣茲復念安徽廬州鳳陽

潁州等府屬前年災歉之後適逢疾疫民間元氣未復若將所欠歷年災緩之項新舊同時並征未免拮据因再加恩所有安徽等府屬之懷寧等十六州縣祇徵本歲正項其應徵舊欠及歷年災緩錢糧借欠本折扣糧籽種等項俱緩至今歲秋成後視民力如何再行補徵以示惠恤

本歲幸完租賦正歷

年奈欠舊新留都教緩至西成後元氣吾民庶暫休

江南總督李世傑河道總督李奉翰奏請添建牕

座詩以誌事

邳運流湍似建瓴向無牕蓄瀉難停前年建兩工失緩

邳宿運河自猫兒窩以下三百餘里地勢建瓴河流易
於洩瀉前年蘆載李奉翰奏請建牕兩座以時啟閉乃
該督等挑濬河身於上游未嘗放水之前並不趕緊建
開以致水無攔蓄漕運阻滯嗣經兩牕建成復諭以運
中河一帶路長河流迅駛若兩牕仍不足擊蓄
不妨據實奏明再行添建一二座以資收蓄
今歲增

雙議合聽

昨冬據李世傑李奉翰覆奏前次所建利運
亨濟二牕於漕運往來相機啟閉甚為得濟

但河道綿長水行迅駛尚不足以資擊蓄悉心籌度請
於河城利運兩橋中間馬莊集地方添建一座又於亨
濟橋至宿汛坡墩地方添建一座按時啟閉自更有益
等語已批依議速行勿再遲誤得此節節閘攔水有停
蓄今歲漕艘自
足資浮送矣
往復咨胥為民計疊層建在就河形庶

幾轉漕抵通速仍藉春膏望靡寧

題張照臨顏真卿坐位帖

高本無何矮本連豐城弗啻兩龍泉端莊流麗印千古
先獲我心然不然

昨丙午秋得顏真卿祭姪文橐為之記有合端莊流

麗為一之評嗣得張照臨真卿爭坐位帖卷復檢石渠舊藏有照所節臨坐位帖幅本因題卷中四絕有句云兼存節錄石渠中流麗端莊活魯公茲於丁未春復得照矮紙所臨爭坐位帖一卷其自跋云曾見祭姪文真蹟所謂端莊雜流麗者令人慨想如見其人正與予昨歲語相脗合直是先獲我心可見筆墨中有真印也此矮本乃臨戲鴻堂刻跋中有舊搨不可得之歎高本則臨自宋搨兩本各極其妙先後同

入內府不啻延津之合而皆不及幅本之尤為神明
規矩蓋照醉中所做手活神全妙得天趣其所云勃
勃十指間者亦自道其得意處也因題矮卷并識

題和闐玉會昌九老圖用白居易詩韻

和闐質寫會昌讌雅稱

去解

皤然眉與鬚七益二來成九

數三山五竺擬多娛

二句櫟括
居易詩意

秘書

秘書監
秋魚簪

府尹

河南
尹盧

貞二人以未至七句
不及列見居易詩注

歲未至李老

元與

滿公

僧如
滿

格畧麤

入此二人則為九老然不在
七老之列故居易別有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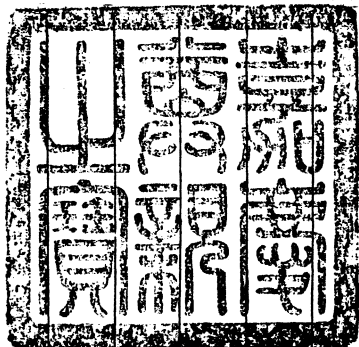
我亦祝釐鴛集侶

辛巳歲
恭值

聖母七旬萬壽命於香山舉九老之會諸王及在朝
文臣為一班武臣為一班致仕者別為一班各得九人
辛卯年復依例舉行而顯親王及錢陳羣鄒一桂三人
已於辛巳入會後復康強預列尤為盛事并有詩紀事
獨嘉賡韻鹿為扶錢陳羣遊香山賡韻詩有鹿馴巖畔
當童扶之句嘉其奇而正因以其詩
意仿梁楷潑墨法為圖賜之

羸其翰墨徒成畫視此琢磨重作圖欲

問清通裴叔則玉人交此可能無



御製詩五集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製詩五集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詩五集卷二十八

古今體一百二十六首

丁未二

新正養性殿

養心貴有為養性圖無事初成是殿時

在丙申年

率已言其

義倏忽閱十年新正每一至去者日以遠來者日以近

屈指復八年宿願庶幾遂有望懼無成增年乃減歲

茲猶日孜孜遑敢懈初志既而輟然笑胥非第一諦

景祺閣

層樓為後殿

殿後之殿非謂宮殿也

晏息雅相宜擬待耄期處

上聲

亦非遙遠時韶光欣復至曦影看旋移宿願如誠副

天恩沐景祺

尋沿書屋口號

水有源而木有本詎當為學本源無尋流沿委如從事
切我惟應在典謨

古華軒

前有古楸一樹因以構軒故名

樹植軒之前軒構樹之後樹古不計年少言百歲久孫
枝亦齊肩亭立如三友粗皮皴老幹冬時葉無有積雪
為之華是誠循名否

抑齋口號

抑齋本是少年居

予向於重華宮治西廂為書室名抑齋踐阼後凡御園行館可以凭几展

編者無不以是為名詳見抑齋記

隨處頻教署額書致政誠能居此室

武公庶得歲相如

題倦勤齋

規制如敬勝

是齋一如建福宮內之敬勝齋之式為之

楣檐號倦勤耄期應

有養勞逸自攸分設果願能副洵為福出羣春秋剩八

度年近一年欣

遂初堂自警

堂以遂初額遂初豈易言必其世平泰方可付兒孫百
里半九十斯時益慎原春秋復八閔孫賦或符論

題元人三陽開泰圖

乾九三為泰九三因之開泰有名談應思往復平陂理

已在朝乾夕惕舍

題文山集

忠義根心節烈身
宋家終始一全人
文山不獨嘉其藝
題句為師千古臣

奔波江海竟南迴
一木難支大厦摧
丞相却却原入師
返

那辭浮語致人猜

天祥以右丞相入元請和與元相巴延抗論巴延拘之夜亡入真州制使

李庭芝疑天祥來為元遊說移文令真州苗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紹天祥出城遂得脫至高郵東汎海入溫州又元劉岳申作天祥傳稱苗再成欲合淮西制置使李庭芝淮東制置使夏貴兩軍為堵截元兵之計天祥

然其說故寄書二間庭芝得書反以丞相無得脫理罪
真州不當納天祥且諭再成並殺天祥以自白等語抑
揚其詞以庭芝疑天祥為怪然是時庭芝先聞揚州脫
歸兵言元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而天祥適至故以為
疑且安知非元將料天祥必投揚州先縱反間使庭芝
殺天祥也岳申未悉逃兵流言情事但云得書反疑為
乖亦非
篤論也

苗李守城入不容操戈室裏避其鋒二人

謂李庭芝苗再成設

弗徇忠節豈免千秋闕險兇

岳申以苗李守城不納天祥為非然庭芝當危急存

亡之際為宋守揚州數年將士為之死闕元所遣詔使
恚焚斬之率能盡節忠於所事再成雖舊史無傳然能
脫天祥於難卒以城陷不屈而死此二人亦
唐張巡許遠之亞而以不納天祥議之過矣

黃冠如願轉難評

天祥被執元世祖愛其材欲官之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儻緣寬假得以

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是天祥亦未嘗不欲生而必於死節使元世祖不殺之而聽其為黃冠

遲之十數年則天祥反不成其為天祥矣蓋忠臣義士一時激烈從容就死適足以成其名鼎革之際似此者

不勝俚指在時君有以處之耳莫若從容就義精子不知終弟受職應

難地下見其兄

天祥長子道生沒於進兵惠州時次子佛生以空坑之敗被虜不知所終後以

其弟文璧之子陞為副考璧在宋權戶部侍郎廣東總領兼知惠州後降元為臨江路總管兼府尹紀年錄又

載天祥有從子隆子仕元寧州判官等語文璧仕宋顯秩又復醜顏仕元九原有知應愧見其兄也

雪山行旅歌題宋人畫

雪山大圖傳李成郭熙行旅亦其次

李成雪山圖最為傑構又郭熙關山

行旅圖運思精妙曾於己亥冬題有礪道崎嶇冰雪歷旅人來往馬羸疲之句

是圖出入二家

法幀中却未留名字自是北宋畫院派又無畫院之習

氣可稱絕代最佳作是用長歌紀其事高峯窳窳插半

空凹處紅牆見蕭寺寒鴉作陣飛不去雪虐風饕澀雙

翅勞勞趁旅名利人栗烈朔程那能避驅車乘馬步擔

負勞逸雖殊冷同致旗亭賣酒或頡羹坐待賈獲三倍

利石橋溪水有長源弗凍乘流木解至超情入神運磅

碑不獨刻畫稱工綴疑本大幅被割裂

是本運筆沈快起情入神自是

北宋能手但裁去名款又所畫遠山上祇留餘縑寸許當是大幅被人割裂別為一副牟利者將問之

誰無實際佳言善行古之人似此泯寞多弗啻此則幸哉賴歌傳有名無名奚足計

黃任端石玉堂硯

義取坤三銘語鐫

是硯銘曰簡而文麗以則含章可貞君子之德十四字隸書款署莘田黃

任字也

古端曾是弄莘田舊藏十硯軒之一

硯右側鈐方印二曰莘田

自賞曰十硯軒圖書西清硯譜內舊藏黃得此欣他珠任石田硯一得此珠聯璧合亦增韻事也

有聯

題韓幹春山遊騎圖

三卷兩軸共六馬

石渠寶笈舊藏韓幹畫馬三卷照夜白圖一團人呈馬圖一馬性圖一又

二軸明皇試馬圖一又猿馬圖一畫二馬餘各畫一馬凡六馬內團人呈馬卷并二軸有宣和瘦金書題識均

無韓幹款

韓幹所繪藏石渠其三宣和瘦金識然皆藍田款

識無即今復遇不脛走覩此春山遊騎圖却亦無韓之

款識徒因蕉林籤定諸

是軸春山遊騎圖畫馬六亦無韓幹款識惟據梁清標題籤云

唐韓幹春山遊騎圖真跡并蕉林收藏三印以前六馬證之筆法宛肖

雖云肉脹神豪岸

質以舊藏法不殊一圖乃具有六騎去聲似證其六皆然

乎騎平聲者結束各個儻如聞前後相招呼不名一家豈

獨馬采石風止言近誣何必一一徵姓氏而為刻舟求

劍徒

新正雍和宮瞻禮

宮號雍和即禁林

雍和宮本後命名曰雍和宮

皇考藩邸乾隆十年予念斯

登極

地為龍池聲迹之區非可褻越因莊嚴佛像選高行梵僧司守以為祝釐之所問誰於此稱

去聲居任亦惟調御堪演教故每初正來致欽孚甲春蕪

纔脈脈徘徊慧樹自森森

躍龍悟到無心旨不失由來赤子心

雲岫軒

躍龍邸第迴陟山北門近途便試清遨書軒雲岫隱假
山雖築土歲久成真允林木已蔽虧騁望通兆朕是地
隣瓊島春陰冀其引於澤豈辭多人情自我準

題鏡清齋

無論水鏡及冰鏡一例鋪地蓄目清設以不波觀在靜

謂水於斯即景義猶精謂水妍媸惟聽自來照好惡何曾此

係情會到無心並言忘去聲懋勤硯匣漫須呈

焙茶塢

松虬竹鳳翠交加等第箇中宜焙茶綴景不過題偶爾

冷泉亭況亦無差

亭未南巡於靈隱寺冷泉亭上有觀焙茶作

振芳亭口號

循名亭額望由東玉積林巒景未融莫謂振芳時尚早

太冲賦意蘊其中

韻琴齋

水想七條石想軫由來大地是春音香山冷澀絃疑絕
祇合琵琶漫擬琴

快雪堂

書堂額快雪幸每副其名几怯臨池俟廊看補版呈

快雪

堂石刻缺者後人易以木刻茲將木版
弄置堂中另刻石補嵌廊壁俾還舊觀玉增松柏秀澤

潤麥薺紫好古得全古却因惡畧生

澹吟室

紅荷綠水茲猶遠聽反視收自有投寄語騁妍抽秘者
全提應在澹中求

題文從昌虎邱圖

家法衡山儻是乎一時撫畫興飛吳前年屨步留吟處
幻景視茲同與殊

詠和闐玉龍尾觥

和闐之玉產玉河回人撈貢如賦科頗有撈所弗到處
地闢歲受土浸多偶一得乃最珍異較與漢玉猶為過

弗付俗工刻新樣式取龍尾俾琢磨質之漢器無差別
甌研亞旅宜吟哦惡旨有戒謝醴醪簪芳可愛翩婆娑
因材賦物全厥美用人視此能乎麼

賦得驪龍守珠

宋人驕遇南華子河上驪龍畧示機絜矩守珠喻守器
戒惟其睡慎宵衣

題李公麟渭橋受盟圖

公麟有慨南關事遐想澶淵寫渭橋欽若反云設孤注

如簧僉計萬年昭

石渠舊藏是卷後有吳郡陸柱跋云伯時此圖寫太宗與突利會盟便橋之事復有元張頴跋及郭畀等鑒賞印記流傳有緒洵為名蹟按公麟在仁宗時親見遼人求關南十縣之事且去澶淵盟好三十餘年其必有感於國威之不振因遐想夫貞觀之盛不戰而屈人兵此深心之所託於毫素也若澶淵之幸寇準力排衆議終却強敵而王欽若反以孤注之喻肆

如簧之巧成敗是非有足為後人殷鑒者因披覽是圖慨然成詠並識如右

詠漢玉桃盃

一枚肉白與皮紅曾駐綵霞度索崇

陶望齡詠桃詩度索山頭駐綵霞

疑共玉環獻虞舜三千結實玉相同

題賈全詠梅圖

卉中圖貌取其一

是圖祇寫梅而無松竹

塵外盍簪益者三

三人聚坐

不識青邱雪滿句擘牋吟處是誰堪

古玉璧歌

謂玉中國本有乎藍田徒名鮮玉狀謂玉中國本無乎
和闐名始炎劉初其前穀蒲傳周璧玉自何朱琢工匠
而況此璧非穀蒲樸素製在姬周上琬琰赤刀視子孫
比肩苔華見堯讓穆然曾弗事雕幾數千年浸黃白絳
叶其質羊脂亦間去聲露肉好原合考工樣天地精英
宿芒夫豈世代可論尚

新正幸御園即景成什

行慶新正幸御園輕輿清曉出都門郊原喜色銀花積

去歲臘月八日後連次得雪至二十八日復得尺許茲未郊外祥霽積地土膏霑渥適叶三白之占洵為豐年

北村舍歡聲爆竹喧靈囿又看鹿麇伏康居恰覲雁臣

蕃

西域平定後左右哈薩克咸向化內附按之輿圖証以史冊即漢時康居地也茲新龍哈薩克王汗和卓

遣其弟阿哈岱入覲朝正昨戴光閣錫宴即令與年班回部蕃部一體入宴以示柔遠之意順時燈

火難概禁踵事徵嫌日漸餘

清暉閣疊乙巳韻

春旭依然嫩春光故是融去來陰付幻今昔景憑中綵

勝迎暉燦銀槃入夕紅向年奉

賞節

向年上元節例於此恭
慈寧觀燈慶賞

迴首悵東風

味真書屋口號

書屋分明額味真知真味者信誰人
新春即景於何是一字無他曰在仁

曠然閣有會

曠然即廓然順應無私邪春林未發葉
近遠景莫遮高閣符其名縱目與之
賒目亦安有窮景亦安有涯不如

收其視寸田守清嘉斯實曠然本大公滋道芽

品詩堂

品詩非謂品詩階

謂品其等級也

觸目知為詩品皆

謂觸目會心皆供詩

之品料也

豈似三唐分甲乙由來萬物入情懷大都樂在臣

民泰亦每憂於暘雨乖四集吟成三萬首

御製詩已刻者自丙辰編

至癸卯共四集凡三萬四千餘首其自甲辰至丙午三年中又約得二千餘首矣

辭多那免躁

人儕

古香齋有感

到處書齋顏古香取名六十一年長

予自雍正五年移住重華宮即以東

廂為古香齋踐阼後凡御園山莊佳處無不以為名屈指六十一年矣

幾曾書史得真味

祇覺昔今度幻光修已蓬心惟有愧治人蒿目更無方

對時又值春和候漢詔勤民那可忘

漢文帝以方春和時下詔勤民即周

禮始和布令之意茲每於歲前馳諭各督撫咨詢民隱新正降旨施惠亦猶西京遺意也

題文源閣

文源夫豈異文淵作記中曾義備宣

四庫全書分弄四閣皆冠以文而淵

源津湖皆從水以立義者取范氏天一閣之為蓋文源即文淵即如海淵也衆水各有源而同歸於海似海為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詩五集

卷二十一

其尾而非源不知尾間何洩則仍運而為源原始反終大易所以示其端也津則窮源之徑而溯之溯也津也實亦達源之淵也水之體用如斯則御園覺日近來當是文之體用亦如是詳見前記

春孟賞天然三通達歲催教歲四庫云全畧未全

四庫全書

均已校錄完竣弄置閣中惟續修之通典通志通考之類未藏者現在督令館臣迅速集事以成美備

咨

爾儒臣慎膏晷莫頻魚魯混芸編

趣亭

文閣前頭列假山磽礧石底凍泉潺耳聆目睇都成趣

適我新正一晌閒

月臺

西則趣亭東月臺奇情各占俯崔嵬上元燈火輝不夜
助景寧須藉此來

詠和闐玉漢獸環方壺

邇來和闐玉來多官貢

和闐春秋有玉貢駐防大臣司其事私售私商漸多回人

亦漸知為貴物其私竊而售者較官玉多質美者雖有查禁然利之所在人所共趨亦不嚴究也運接

軫專諸巷裏工匠紛爭出新樣無窮盡因之玉卮有惜

辭凡涉華囂概從擯

叶近時玉工製器競為華囂牟利以致琢損良材屢見題詠有世

降人心巧爭奇炫新裁曾謂
玉之厄孤負球琳材之句
知不獲利漸改為方壺茲

以漢為準獸琢雙耳連以環既樸以淳纖巧泯夏商曰
尊周曰壺雖云遞降古猶允返古在茲懼在茲君人好
尚可弗謹

周之冕梅花用圖中陸士仁題句韻

玉戲天公灑玉塵山中雪滿見高人可知幾點幾圈裏
函得三千世界春

官窰小瓶

宋時秘色四稱名

謂汝官哥定

不及柴窑一片瑛下視永宣

茲又貴由來品第鮮常衡

新正設武帳宴新舊外藩

三接無妨錫宴稠貴山况復觀遙騶

每歲年班蒙古回部藩部等到京向

例歲底於大內之撫辰殿新正於瀛臺之紫光閣宴今年以新韻哈薩克王汗和卓遣其弟阿哈岱來觀因復於御園之山高水長設大幄次筵宴新舊外藩以示加惠遠人至意

恰當御苑新正暇

共喜西山積素留樂奏和平宮徵叶

凡筵宴以次奏中和韶樂及丹陛清

樂乙巳秋以俗工止知五六工尺上等字為音不知即古樂之宮商角徵羽也因命於樂章內一律駢注宮商

角徵羽及五六工尺上等字令樂工肄之亦引俗入雅之意耳禮嫺中外肅雍酬穹窿

日午千人帳應有顏家不信流

顏之推家訓江南不信有千人檀帳云云言少

所見也茲所設武帳中央穹窿徑七丈餘中設御座旁列宴席故戲及之

題知過堂

構築書堂成五載偶來清憩亦題詞星添鬚鬢依然我
曦閱隙駒豈改其未致閭閻衣食足敢言禮樂俗風移
過而能改則無過徒此云知實未知

合翠軒

千林未吐葉交枝翠合休嫌遮莫遲恰似拈毫屬詠際
無妨腹藁默存之

新賞室

室名新賞由來久每值孟韶輒賞新念此可中有不可

返初欲訓作文人

近世科場為文日趨華贍而鮮
精蘊與經義漸遠故末句及之

次辛

祈穀還宮齋戒之作

例弗隔年齋

今年上辛在正月初二日若於是日行
祈穀禮則致齋當自上年十二月廿九

日為始是以遵
定例改用次辛
次辛

精祭諧還宮三日先

去聲

即景五言排東壁圖書聚

齊宮東配

殿貯國初以宋臣工恭進諸盛典詩冊之入選者

層樓珠玉皆占年誠慶慰然

敢釋虔懷

題彭元瑞撰皇極殿燈聯詞

有序

寶柱簇行行綵勝製昉乾清繡幡先面面華燈慶

長寧壽

乾清宮燈柱樹於臘月廿四日即每日
綴燈聯至歲除日換燈收聯此舊例也
俟

八載方臨茲御而萬事貴豫以成
蘄集吉語於王

春用表祥輝於皇極爰咨內翰聿奏聯詞其惟瑞
簪朶殿之毫久經予納大鈞之鑄成文來上省覽
載嘉體以偶連裁甘言而雲屬辨由位正動八方
以風行十六聯務去陳言五十年胥臚實政曷克
臻此賴

天恩

祖德之貽是惟艱哉皆旰食宵衣所致語有微而可信
思取巧而不佻異宋宮內禪之三盛真稀古駕明

製虛言之耦事必因時

乾清宮燈聯仍明代翰臣所擬不過點竄燈節虛詞

巽元瑞此聯遠甚

什以弁吟書宜表卷屬詞泰陞較富張

說之七言述職明廷實殊章懋之一疏屈指籌開
八表建竿生藹藹之春盟心宇御六旬負宸猶攷
攷之日云爾

凡事曾聞豫立詮嘉稱元瑞製燈聯東西次第南而北
左右分明後與前神以通靈氣以運六為之儷四為駢

雙撐寶柱輝皇極

燈柱樹皇極殿前

虔祝

天恩待八年

題文伯仁山水

玉磬山房妙法貽無心寫出總成詩却稱筆意傲荆浩
野鷺家雞語可知

再題古玉尺

縱贏周尺橫二寸弗受土華一色溫代所無雙出何代
言之不足更長言公曾於此服神識

見世說

延吉居然擅

世論疑是上清寶鼎側仙材量盡落人垣

祈穀前一日詣齋宮作

開年數

上聲

日又逾旬舊例欽依

祀次辛十二層樓層積雪鑾輿徐出鳳城闐

蔥鬱圍壇峙古松瑞龍碧瓦迴三重培根時玉高如阜

較比昨年澤更濃

皇乾寶殿肅拈香趨入西門百步強

向例

詣齋宮日先

香由碑城門外降輦自壬辰年改由西門步入稍節行
陟之勞然至皇乾殿尚有百餘步今精力尚強不

需扶掖實賴

上蒼佑貺也

視履無庸藉扶掖誠蒙

吳貺幸身康

祈穀禮成述事

啟韶初祭重

祈辛滋味金穰祝屢申

今年丁未祀日
納音又屬金

獨厚蒙

恩誠感激忍輕辭老弗躬親中心惟敬三成陟大樂同
和九奏春希復八年寅執事如能符望是全人

題敦素堂

溪堂坦坦俯冰池敦素因而題額楣返樸民風未臻此

華鐙懸屋率慙之

澄虛榭

水虛水則實斯固其常理然而同為澄呈鑒可知矣實澄虛亦澄本一同無滓實之澄靜乎虛之澄動耳以是相較量在此不在彼

澄景堂

溪堂近水裔澄景俯清泌以限於氣候水時似艱致然冰豈非水凝融畧差異融則澄形露凝則澄意闕取意

畧其形是謂第一義

豁如室口號

一室空空號豁如四時佳景納無餘小遊適以瞻檐額
觸目會心足警予

豐樂軒

小軒題豐樂久矣煥

奎文

是軒
考所題額

皇

園中闢弄田課量觀耕耘祈歲祝豐

樂豐樂豈易云九州夥三農胥願登高困樂少憂實多

家法遵惟勤

安瀾園十詠

莊經館

芸囷貯有六經存禮義之門道德源暖席何曾來便去
尋思寧不愧題言

四宜書屋

春夏秋冬無不宜詩書禮樂亦如斯一為難耳

謂詩書禮樂

一為易

謂春夏秋冬

願易其難易置之

無邊風月之閣

風月三千與大千所包含者信無邊其間人物令得所
曰實難哉願勉旃

涵秋堂

綴景奚妨多與名涵秋因以額楣楹若論春景和秋景
麗處原當劑以清

遠秀山房

山頂三間戶向西西山爽氣袖襟携燈宵熱鬧翻生厭

不可無斯淡景題

染霞樓

染霞自是夏為宜
冰沼斯言似背馳
傍晚西園煙火起
燭霄紅影致然疑

綠帷舫

有閣臨溪遂稱舫
莫愁難與泛煙波
問他塢裏真舟者
此際可能鼓柁麼

飛睇亭

一景隅園粉本分

海寧陳氏隅園壬午南巡時賜名安瀾園尋於御園中規仿其景為之

孤亭飛睇迥超羣設如絜矩民艱處昨歲差排事却紛

上年浙省查辦虧空一案學政寶光萬參奏平陽縣知縣黃梅虧帑累民地方官意存袒護嗣據寶光萬查出該縣田單糧粟賊證實據因復遣大學士阿桂江蘇巡撫閔鶚元往浙查審黃梅抵罪徇縱之各上司分別黜謫昨歲查辦此案再三體察往復馳諭蓋民艱吏弊務得實情不憚案牘之紛矣

煙月清真樓

輕煙淡蕩偏依月寶月虛名不妒煙試向其間叅合相

清從太古示真禪

采芳洲

岸芷汀蘭鬱凍枝陟魚未負坦冰池憑欄試問如何采
宜在羣芳未發時

題董其昌臨顏真卿爭坐位帖

魯公坐位效香光玩古因披寶笈藏榻宋榻明一臨董

石渠寶笈舊藏董其昌臨顏真卿爭坐位帖一卷後有香光自跋云唐賢名蹟魯公最為傑出而爭坐位帖尤顏書之烜赫者余既取家藏宋榻勒鴻堂帖中惜刻手不稱不能盡傳古人筆意復臨此本云云 本高

本矮近收張

上年秋得張照臨顏真卿爭坐位帖一卷摹仿神似得平原之筋髓因題四絕句今

歲新正又得照所臨一卷紙幅較矮而神采逼真兩卷先後同入內府宛如延津之合因題矮卷一絕有高本無何矮本連豐城弗啻兩龍泉積薪慢議吾享帚得髓之句並合弄一匣以識珍賞

無孤彼面牆綽態柔情跋誠合

此卷結體運筆瀉麗頗覺得魯公神韻香光自

跋中有此臨本畧存優並衣冠俾後之覽者知顏書於鬱屈瑰奇之中自具柔情綽態是則魯公知己之語蓋自道其得心應手之妙然以余視之終遜照之兩卷也魏徵嫵媚譬文皇

詠漢玉鳩頭方竹杖

鳩頭原漢玉其杖早相離配合扶老器仍茲方竹杖天然非刻削介爾稱攜持象叶坤六二折旋常契思

題王紱端石玉堂硯

軒稱友石昔曾藏

硯背面刻友石軒

何事山人

紱又號九龍山人

羨玉

堂

玉堂硯蓋宋時掌制詔者所用式故戲及之

紱節由來久通用漫須錯認

朱襄陽

右側有節字方印

和闐綠玉龍尾觥歌

玉具五色昔所稱和闐綠質豈無徵古器入土復出土
有可愛焉吁可驚未若和闐玉河裏千年土浸自孕精
相質命工事追琢古式製此龍尾觥綠如韭葉黃栗子

璘玢鼉采如天成殷壘周竿可厠置翠嬰結綠徒虛名
幸哉良球玃秋貢未入吳市俗樣呈玩物頗存復古意
艱哉化民施政慚不勝

上元前日小宴近親即事成什

例以節前宴近親箕疇所重叙彝倫治平莫不出於此

章協由來在本身虔奉三無敢曰豫

年年於此殿設宴
圖曰奉三無私

撫臨九有益增寅便宜今歲稱觴者汜勝占餘色積銀

去冬臘雪優渥為向所
希有至今未消融盡也

上元燈詞

靈臺注日巧安排昨歲今春值望皆

上元自是正月十五而置望或於十

六七者有之惟昨歲今年正月均於十五日值望名副其實更愜歡賞

駢喜團團端正體

三千遍仰上元佳

新正恩旨念民依今歲十行頒却稀

上年南北各省收成頗稔所有被

水成災者惟江蘇之淮安揚州二府安徽之安慶廬州鳳陽潁州等府十六州縣然不過一隅中之一隅是以

新正加賑恩旨僅有二處幸是昨年災歉少合同民樂慶霄輝

丙午觀燈憶乙巳今宵慶節贏昨年

去歲上元節因前年江南湖廣等省

災餘元氣未復南望不勝縫念故上元後小宴廷臣詩
有節讌雖臨愧不禁之句今歲仰蒙 吳貺欣慶之

餘益深 寅惕耳 由來憂樂視豐嗇撫景搞詞幸豫然

銀花火樹燭飄蕭萬里車書那限遙馳弟康居來及節

哈薩克王汗和卓遣其弟阿哈岱入覲歲內抵京屢加
宴賚茲復令與宴觀燈以示優禮按今之哈薩克即古
康居地乃大 俾看三五帝京宵

朝正暹斛幾年傳 暹羅國舊名暹羅斛本朝自順治十
年至乾隆三十一年每三年來貢一

次三十五六年間為緬甸所滅暫停傳朝正之使件使觀燈亦可聽舊絕新承慢

深訊 暹羅國自殘滅後於乾隆四十三年國人推鄭昭
為國長至四十六年遣使入貢四十七年伊子鄭

華承嚴照例修貢上年又奉表文馴象遣使請封因念
舊暹羅王既經失國鄭昭父子等能保聚遺黎撫有疆
土即俞所請封鄭華為暹羅國王並令來使丕雅史
滑里遜通那突等一體入宴以昭王會來同之盛薄
來厚往有常經

燈詞通歲詠朝鮮却命今春罷進箋知禮國應訓以禮

近年上元慶節於御園正大光明殿錫宴觀燈每令朝
鮮使臣隨班與宴並勅賦詩進覽亦頗可觀茲因該國
去歲有世子之事是以元旦朝賀後即令無非教也被
來使起程該國素稱秉禮當以禮訓之也

瀛壖

間去年外域有人來寧可求全關不開人事天時誠極

盛盈虛默念懼增哉

立春逾月氣暄妍冰解波翻雞踏蓮

今歲立春候早至
今逾月御園河水

已泮
矣

却笑所司陳節事學他南國鬧燈船

題楊大章倣趙幹江行初雪圖

長卷收為直幅呈不拘其蹟得其情是為善學柳家法
豈許獨推趙氏精漁者冰鮮盪舟取客人肌粟渡橋生
分明拈出曉人偈受苦多因為利名

詠周女方彞

磁重銅欲輕

品古物者以磁重銅輕為佳是器質古而最輕故云

手擎若無物製

同周亞彝銘文女翁鬱豈曾祀如任宗廟廁黼紱徽音
興岐姬欲饗誠勿勿望古思畢然丁甲為呵嗽

題嘉靖雕漆雲龍盒子

雲龍本以喻君臣雕漆因之新樣陳試問修真用器者
鈴山貪佞豈其人

上元後一日小宴廷臣

明廷曲宴侑笙絲節後婪春言語怡隣衆莫非資贊治

古稀猶自未拋詩傲慚西抹東塗者弗稱去聲花南硯北
時簪筆載咨賡韻侶應思少頌在多規

麥培冬臘占三白潢弄燕閩殲二囚

去歲秋間直隸大名匪犯段文經徐

克展等糾衆不法後徐克展及餘黨俱已就擒正法惟
首犯段文經尚未弋獲又冬底福建臺灣有逆民林爽
文等倡會謀為不軌之事前據調任總督常青提臣黃
仕簡任承恩等奏報調發官兵剿捕并據常青奏稱臺
灣鎮道等統兵攻剿賊匪保守郡城且有義民等率衆
協同截殺賊勢少退茲又據總兵柴大紀奏報連日用
鎗礮擊殺賊人甚多等語顯佑敢因稱後樂徵玼亦弗懈先憂武揚

速到期間提

現在黃仕簡任承恩帶兵先後渡臺又飛
調澎湖協水師兵進剿計此日早已到彼

兵力厚集自可一鼓殲滅惟盼捷音以慰懸切

德化未臻畧抱羞

昨一歲中兩處逆民擾亂

雖云小醜實慚政教之未浹也

却顧連茵率少長

上聲

長予兩月一人留

迴思初即位時在朝諸臣皆年長於予茲五十二年之間與宴諸臣皆年少於予惟大學士樞璜與予同庚長予兩月前屢有乞休之請恩諭慰留俾耆年領袖班行為予老伴亦盛事耳

題含經堂

節前多應酬節過得閒偷通歲率成例斯堂必一遊

通年

每上元節後方至斯堂率有題詠

勝屏已嫌慣華燭未云收若論五經

內上元可載不

燈節不見五經蓋自漢始也

味腴書室

四庫浩無涖因成薈要書依然度厨閣何有玩居諸腴
匪外来者味當已飫如芸編翻却置笑負少年初

淳化軒有愧

淳化因藏帖循名未副名豈真在墨寶詎可忘民生風
俗漓惟甚貨財價匪輕徒稱滋戶口

我朝順治初年民數不過一千六十

三萬今休養生息百數十年民數已至二萬七八千萬之多較國初增二十倍戶口多則用物多物價安得不貴此保泰所以難也慚愧在持盈

開益軒有會

宋宗良語對宋琪開卷都為有益時我祇玩辭觀易象
善遷改過得其師

師善堂

一身酬萬物其理原不齊有能有弗能安得兼全之凡
人之一善率可為我師矜已而卑他終無進修時

題江參山水卷

千里江山上士為

畫禪室舊弄江參千里江山圖卷向
曾題跋按江參字貫道宋畫史名家

專師巨然得北苑三昧董其昌跋稱宋鄧椿公壽作畫
繼自熙寧至乾道百年間分為數品其最高者為冠冕
才賢巖穴上士而江參在上士之列今又得此山水卷
以舊弄千里江山卷證之結構神韻俱同實出一手也
董家曾是寶藏之

千里江山圖有董其昌數跋自云得之海上極為稱賞而此卷則實香光

所未見也

印來神韻都無二會合豐城又一奇

重疊雲山慘淡林訝非手寫寫於心底須更藉九思定

千里江山圖有柯九思鑒定及董其昌題跋此山水卷則俱無然比較兩圖神韻如一固無藉鑒賞家之題跋

也
欲傲香光未著吟

樹作濃陰峰未蒼分明夏景望中涼朱家顛語議絹黑

按米芾寄趙伯充帖云公所收紙黑顯偽者此理如何是圖的是真蹟神采穆然雖絹色微黝固不同未顧所
警耳 纁地雖陳亦豈妨

鉅卷香光稱獨珍恐歸御府致沉淪

董其昌跋千里江山圖云是圖為貫

道最得意筆分宜嚴氏屢購未得若一入豪門將與上
河圖等俱歸御府世間永不見則江畫泯沒無傳矣茲
千里江山圖既久入畫禪室而是卷又續入
石渠寶笈試以問之香光能復作轉語否耶
成雙美試問畫禪嗔不嗔 即今合璧

詠周晉姜鼎玉版

兩片各為一器

千年玉鼎晉之姜毀破惟餘兩片匡難向世間尋耳足

畢思廟裏奉烝嘗滄桑浩歎原無定離合應知曷有常
七字各題同泐識用資佳話佐文房

內府玉版兩片各承以檀座為綈几倚墨之用俗所
謂墨牀也忽憶更有一片其雕琢頗同命取以比較
之則饕餮款式無不脗合蓋玉鼎匡之兩面也久更
毀破匠人取其尚完者製為文房之用而其連耳之
兩匡及四足則不知流落何所矣以西清古鑑證之
為周晉姜鼎無疑慨然成句各鐫其背

山西巡撫勒保奏報得雪詩以誌慰

臘雪優蒙北省均

上年京師自臘月八日後連次得雪自廿八日復得盈尺有餘並據直隸

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甘肅各督撫奏報各屬得雪次數先後畧同自數寸及深透不等仰蒙

得甘膏實為優渥欣茲西晉被新春甫過正旦初三四復沐祥

霽遍隰畛

茲復據晉撫勒保奏稱省城又於正月初三四等日大雪續紛除融化外積地五寸有餘

並據太原平陽等八府遠州平定等六直隸州具報得雪情形大畧相同冬春疊次優霽二麥含滋可望豐稔

等語厚澤詎惟滋麥隴載耕便可起禾昉昨朝微雪旋開

霽仍此不知足自頌

題思永齋

典言事也謨言理此是臯陶之首章迪德弼諧關政肅
慎修思永厥心臧由來內外交養切惟是唐虞示訓詳
少小窮經茲耄耄略窺端緒效猶覆

翼翠亭

亭云翼翠翠猶待翠自名亭亭不孤風月四時無盡藏
苑枯較量若為乎

清曠樓

清或弗資曠曠則無不清與物鮮蔽遮曠也順應胥公明
也斯樓有合斯所以額檐楹詎惟玩景然施政以為程
設曰請進之克己義最精

活畫舫

砌石臨溪肖舫式於焉活畫以名之峯隨岸轉雖無藉
鼓枻鳴榔屬有為秋月春風常泛此花紅柳綠任看其
如云切已是何句能載舟言應慎思

嘲夏隱亭

葉張

去聲

夏時乃隱亭葉稀亭便露全形設如高士傳中

覓伯仲希之具典刑

橫雲堂

堂標山之迴因以名橫雲堂自無揀擇人則有區分其
滯厭乎夏其興希乎春茲當其希時橫楹實可欣寧渠
助景嘉為霖利耕耘

詠宋澄泥鳳鏡硯

唐時佳話宋時製鏡古依然見已宜

藥括硯背銘語

合贈舍人

賈至矣鳳毛池上用為儀

題陳居中舜歌薰風圖

五絃初作操南風應與臯夔稷契同何事牀琴二女侍
居中別具義其中

是圖結構頗古舊題舜歌薰風然無臯夔之儔侍則
非勅命歌薰之景矣且二女別牀諸姬環侍益非舜
之意也或者居中欲圖象往入宮之意乎然此事吾
不以為有而以為無夫舜大孝之人也豈有豫知眡

與象之欲害已而先為穿以待之之理萬章舉齊東之語孟子聞之可也不得其辭強為同憂喜之說何哉因題是圖並附識之

詠古玉斧珮

土華浸骨蔚斑然成珮以來弗計年設曰炎劉猶頓置便稱忠夏想誰先命夔典樂堪擊石贈董安于當去聲佩弦撫不手留睽心謚却慙體物屢成篇

節後遊萬壽山書懷

慶節曾無一日閒節過乃得訪名山聯遐惠衆繁難卻
返樸還淳政所關酌劑已知王道遠莅臨以久世情閑
拈鬚詠處微增白却是高峯未改顏

題宜芸館

宜芸意實在芸編暖席幾曾來便旋饜飫優游信何有
憂勤惕勵則誠然少閒惟是塵無逸片刻於斯適有緣
敷政豈能外修己高年不惜此窮年

怡春堂有感

勤政殿左側

清漪園前殿政殿遵

亦名勤家法也

怡春向額堂所為奉

慈豫於是賞韶光庭砌仍花柳

几筵久閱藏流陰十載閱黯爾益神傷

近西軒口號

軒對西山號近西泉明詩意取為題偶來亟去戒忘返
夕景何曾坐以俟

澄輝閣

陽岡據高處近遠攬明湖水色山光映山容水面鋪春

曦耀輝嫩泮沼受澄殊理趣默堪會寧惟玩景乎

水周堂

昆明富乎水是用水周堂縱目澄觀愜喻舟出治費無
風不波好有夏待蓮芳興我渴賢意蒹葭孰一方

停靄樓即事

朝靄夕嵐曾著句

謝靈運詩夕曛嵐氣陰王維羣山夕嵐之語皆謂嵐氣為夕自李商隱始

有徒望朝嵐與夕曛之句前訛然而總不離乎山觀晨却此未有向有嵐靄詩訂其訛

鮮觀暮景

每臨萬壽山率弗過午即返

停彼

謂西山

即為停此間

謂此樓

拈

句無非出想像倚樓偶爾趁幾閒促成七字肩輿去媿
未陳言一例刪

清遙亭

湖岸為亭不設寮騁睇一碧額清遙謂斯宜近弗宜遠
可以借題箴百僚

知春亭有會

春為乾之元氣居四時首萬物無不知而亭胡享帚享
固物之一一實萬之母仁仁與智智其見隨所取一知

金少隱月令言
卷二十八
即萬知義具繫辭有

雲松巢

蒼翠松有貞來去雲無定於其有無間而恒契同性松披雲為衣雲駕松為乘是胥具巢意室亦名巢竟

寄瀾亭

瀾有時來往

東風則西往迴風復西來本無定也

亭惟峙在中居然分去

瀾住

謂亭

原莫定西東皆可謂之寄不如付與空偶憑成

五字聊當賦幽通

澹會軒

初解春冰水一方憑軒極目望蒼茫苟能識得安心竟
澹會於斯正不妨

魚藻軒

冰浦漸流澌聊遲魚樂知潛淵亦在藻梯几遂觀詩朱
註謂頌語毛箋稱刺辭設云寓物性實亦戒於斯

題和闐玉倣漢獸耳洗

夏商無洗器有自姬周始

夏商以前無洗至周始有之
博古圖所載諸洗亦始自周

且云古者天地左
海故洗當東榮

量材倣漢製漢亦千年矣師古祛今

俗是吾乃所以復思洗之義繫辭已標旨著圓而卦方

聖人以心洗方知圓則神高下有定理溫潤以為質

謂玉

圓神以為體

謂洗

藏密有沃心探賸願修已

題陳書山靜日長圖

子西佳句叔明法恰合南樓倣老人

見圖中
自識語

筆裏有詩

聊寓畫幀中無處不傳神幽居深藉松林護翠巘層鋪

荷葉皴為想當年勤課荻集成香樹果清新

錢陳羣集
名香樹集

其詩格律清新
亦由母教云

詠哥蜜雙耳餅

百圾雖紛撫則平處州陶實出難兄一般樸質稱珍重
那識精工宣與成

填倉日作

今日值填倉上元十日弄白駒隙迅哉鬧後欣靜致拈
毫聊詠節因思有三義一為天庾倉陳陳固相積然而
司事者尚稱寧有備普免實希恩已經行二次玉粒儲

覺欠數祇餘兩歲况復截留多截留寧可廢灾民待救

飢亦祇燃眉急

叶

其或艱阻運疏通更塵意

京道各倉為天庾國

本固宜多為儲備然每歲新漕數百千萬石陳陳相積即位五十年間普免漕糧二次欲以資民食也前年以

河南安徽等省旱灾民食拮据節次降旨截留漕米百十萬以資賑卹乃司事者每謂截留太多不免意存出

納之吝不知南北皆吾赤子救荒濟急事寧得已又昨歲清口一帶因久旱湖水微弱運道淤淺既而湖河水

勢同時並漲復致漕船阻滯挽運維艱披覽奏牘為之設法疏通截留起撥不憚再三申諭即此見為君之難

也其二為常平耿壽昌創制增費與減費無非為民置

厯久弊滋多或反為民累害民及竊官侵貪乃百出

漢宣

帝時大司農耿壽昌請邊郡築倉名曰常平穀賤增賣以糴穀貴減賣以糴歷代踵行本為良法乃行之既久不肖官吏往往藉採買之名任意派累地方侵漁入已是為民之舉轉致累民矣其三曰社倉

晦翁創其事不屬官屬民以為便民計然而蚩蚩衆孰

能不貪利官清吏役謹司事更公直叶一邑或可行各

省難為例民心日以偷忠厚能有幾叶常平或虛名社

倉鮮實際

朱子於崇安創立社倉擇本鄉之有行義者司其出入夏借秋償薄收其息積貯備用誠

為久遠之利但後世人心不古實力奉行者難得其人如常平之官為經理者尚有虧短之弊若社倉僅屬之民恐更不免有名無餘三與餘九行難言則易戶口增實徒飽慾壑而已

萬萬

國初天下民數一千六十三萬迄今一百四十餘年以來已增至二萬七八千萬幾至二十倍之多

承平日久休養生息戶口日益繁滋用穀既多其賈安能不日加昂貴耶安能穀弗貴貴反

教之藏遵行那可遂譬如日三餐與二減其一叶曰留

待汝飢誰肯信其議蒿目視茲民玉食誠慙媿惟虔祝

屢綏永懷識五字

曹文植養親歸里因賜之什

八旬有一遠親幃請養寧當弗賜歸前席受恩原種種

南轅欲別自依依幸其未致登白簡

朕每與軍機大臣談及此以為設有

科道進言殊
難批飭也

祝爾久於舞綵衣庚戌願言重詣闕

庚戌為予

八旬萬壽文壇奏於彼時詣闕祝釐是中
間相距亦僅兩年即可遂其瞻戀之忱矣

俞哉兩歲暫

相違

宋人雪棧牛車圖

門對通衢雪壓塵衝寒車馬往來人佳賓握手清談處
旅况憐他太苦辛

題和闐玉璧

玉卮疾其俗樣深

和闐玉材不乏佳品每為吳市俗工以新樣製作斯亦玉之一厄向屢有

詩惜近多倣舊琢球琳俗樣者多屏棄外間近亦知不為多從古式矣嘉茲素

璧將盈尺來自和闐可號琛穀以為文足古目琢而起

兆究機心

按說文璧上起兆琢也謂起為壠若篆文之形夫璧琢以穀文猶合古制若多加刻鏤不

免失之機巧仍由俗匠所重者利是以務在盖因工重

多加工作以求善價即此見返樸之難耳

微雨

正月廿七日

微雨當春孟春韶已漸融霞霞欣潤土浙漉惜停風於

澤豈知足祈年惟願豐徂雲向南去齊豫或恩蒙

由泉宗廟還宮過大西門之作

取路泉宗廟進京大西門外必經行不堪東望默增恨

倏已十年迅可驚昔懼強上聲稱弗忍懼乾隆乙未秋出

聖母至避暑山莊詩有不可不知孔子訓我惟知不忍言知之句彼時喜懼交縈而口又弗忍言懼自丁

酉至今倏已十年迴今忤真是切心忤卧碑射中去聲承

歡識戊辰九月詔暢春園問安於大西門集近侍諸臣較射連發廿矢中十有九儒臣等侍觀賦詩

進覽因用侍郎齊召南韻成四律勒於集鳳軒壁間越

門侍膳之暇陳馬技以娛聖母悅豫復疊舊韻成什並前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詩五集

卷二十八

三十九

詩勒卧碑於大西門
長樓下以識歲月
都作番番夢境呈

泉宗廟瞻禮

御園度節駕言旋有事春祈及講筵膝稻與與叨去歲
庭松藹藹又新年端莊示像肅而叩綏屢希心刻以虔

撮要名泉三十二

是地淙泉之處不可勝數乾隆丁亥
命所司建泉宗廟並為記以證萬泉

莊應在斯地而不可他屬凡廟內外之泉皆與之名而
誌之碣約舉之凡三十二其實不止此數曰萬泉者綜
成數以極
言其多耳弗因綴景為輸田

題挹源書屋

水必有源處挹源實在茲書齋構廟肋昔日額檐眉詎
悅披圖目惟塵絜矩思如論切已句二典是吾師

二典實為

治之源也

倪瓚江岸望山圖即用其韻

江鄉易雨艱致晴晴景難圖潤與明能事老迂一亭占

寄情秦望兩巒橫

即用倪迂句意

高風漫議掩於畫別裁

去聲應

知不為名設曰錢塘堪望處

用詩中意

甲辰春蹕憶迴程

題漢王穀壁

壁製由來本自周侵尋率以屬炎劉緣邊圻鄂目猶辨
圍好粟紋手不留珍等圭璋藏秘府棄同荆棘伴荒邱
珍榮棄辱原無定園器何曾意少投

二月朔日坤寧宮食胙肉六韻

受胙遵

家法肆筵合雅詩

祭而食胙周雅屢稱之後世莫之行也惟本朝家法春秋大祀神後

必合王公大臣進坤寧宮食胙肉猶滿洲溥樸風也

春秋欽大祀上下沐

鴻禧割肉躬為倡

敬憶我太宗嘗御翔鳳樓諭王貝勒大臣等曰先時儒臣巴克什達

海庫爾禪屢勸朕改滿洲衣冠效漢人服飾朕不從輒
以為朕不納諫試思設我等寬衣大袖右佩矢左挟弓
忽遇碩翁科羅巴圖魯勞薩挺身哭入我等能禦之手
若廢騎射寬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後食與尚左手之
人何異朕此言實為子孫萬世之計恐日後子孫忘舊
制故常切此慮耳乾隆壬申因恭讀太宗實錄敬
述此論立卧碑於箭亭鐫示子孫臣庶用垂萬禩
是以每食胙肉必以佩刀親割躬示倡率冀世世無忘
法也

家
頌糕遠莫遺

滿洲舊例晨祭之胙必於室中親
友共食畢之不令出戶其福酒福

糕則遍遺未至之親友敦睦
純儉曲盡情理應世守之

睦親兼寓儉遠衆是為慈

大祀執豕博碩肥腍王公大臣共食弗
盡仍命入直侍衛等入坤寧宮食之

於此應言吉

滿洲

舊俗於祭神房
內最忌傷感

無端亦繾思

憶丁酉以前

凡遇大祀神
慈寧宮糕酒

茲十年無述
其事矣

先示後世勿漫視常辭

古玉博山頂

丁緩作博山鏤奇禽恠獸

見西京雜記

山頂飾以玉寫物胥

騰透不可識其名紛羅繞瓊岫銅或一再見玉惟此獨
購然非象海形溫潤香艱湊祇可作玩器慨古難返舊

仲春經筵即事成什

依例經筵舉仲春耄齡肯使謝躬親虛名寧渠徒數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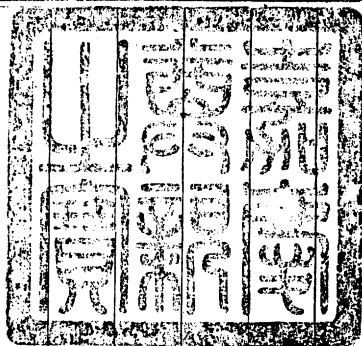
實踐由來在淑身與子與賢凜天命畜人畜己慎時新

是日講孟子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
子易經大畜卦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無心立異以

著論亦弗泥乎疏者倫

子謂與賢與子天命胥不可恃惟在君人者敬天愛民慎守其

器以為凝承之本耳至解大畜者注家俱以不家食為養賢而賢者不食於家子意當以家為私以不家食為去私又九二六五主柔臣剛之解亦近曲說茲所論非有心立異但折衷於理而已



御製詩五集卷二十八